

按照我们家乡过去的风俗,女儿出嫁,娘家陪送的嫁妆是很丰厚的。

那时候,交通条件极为落后,女儿出嫁时,众多的嫁妆都需要人力运送,称之为抬嫁妆。抬嫁妆的任务属于男方。男女双方若是近邻,或相距十里八里的,抬嫁妆的活儿就比较轻松,若是距离三五十里,那抬嫁妆的汉子就辛苦了。不过我们这里民风淳朴,又是喜事,再累的活儿都有年轻的后生们愿意帮忙。我十四岁那年,就有幸抬过一次嫁妆。

新娘子是邻省的,三十多里路程。结婚当天,鸡还没有叫,我们便早早地来到了喜东家的家里,大鱼大肉早就摆满了桌子,路途遥远,活儿又重,必须吃饱喝足了才行。期间,新郎千叮万嘱,一定要小心,莫把嫁妆弄坏了。

从未抬过嫁妆的我激动雀跃,仿佛不是去抬嫁妆,而是要抬新娘子。酒足饭饱,夜色朦胧,一行人一路疾行数十里。天刚大亮,我们就到了女方家里。此时,女方家里早已是人声鼎沸。在女方的指挥下,我们把嫁妆从屋里搬到院子里。这时,只见一个小伙子拿着毛巾一件一件地擦拭着嫁妆,甚是仔细。我十分不解,便偷偷问同来的人。“这你就不懂了吧,这叫留财气,只有把嫁妆擦干净了,娘家的财气才不会被带到婆家去。”

嫁妆擦好了,我们便用携带的绳子、杠子捆嫁妆。谁知到了最后发现

抬嫁妆

杨兆宏



寻梦 孙世华 摄

绳子竟然少了一根,按照当地的规矩,娘家是不能拿绳子出来的。不得已,一个抬嫁妆的小伙子找到剪刀把另一根绳子剪作两截。这下可捅了马蜂窝,女方不依不饶。原来,捆嫁妆的绳子只能是双数而且不能剪断,那个后生不懂规矩闯了祸。最

后好说歹说,赔礼道歉,并承诺重新买两根绳子,女方才罢休。终于一切妥当,新娘子哭哭啼啼出了闺房,在鞭炮声中踏上了去往婆家的路。后面浩浩荡荡地跟着送亲的和抬嫁妆的队伍。我的任务是挑两个火盆架子,最轻松的一个。

茶与书

王太生

我喜欢喝茶,喝绿茶;我喜爱看书,看古典的书。此两件事合起来就是一件,喜欢古典主义的绿茶。

茶是书,书也是茶。陆羽的《茶经》就是一杯绿茶,《菜根谭》《夜航船》《儒林外史》《闲情偶记》《随园食单》《扬州画舫录》等,也都是绿茶,古典主义的绿茶。

绿茶生长在高山上,或者说高山上有绿茶。绿茶于野,天风吹拂,骤雨淋浴,茶树愈发茁壮,叶色愈发青绿。茶树和茶山是用来远看的,和采茶人有关。嫩芽出自茶树上,长在茶山上,采茶人装满背篓,顺山势而下。

茶书上说,绿茶采茶树新叶或芽,不发酵,经杀青、整形、烘干等工艺而制作,保留了鲜叶的天然物质,含有多营养成分,色泽和茶汤较多保存了鲜茶叶的绿色格调。我觉得那些经历时间沉淀,古典的书,也是

绿茶,书和茶,茶与书,相互渗透,融合而成古典主义的绿茶。

《菜根谭》是其中一味。这本书,我是从一个旧书摊上买回来的,就像我从前在家乡的茶店里买一包茶叶。我觉得《菜根谭》里

的好些句子,应该在品茶时读,如:“宠辱不惊,闲看庭前花开花落。”“云中世界,静里乾坤。”“唯大英雄能本色,是真名士自风流。”“花看半开,酒饮微醉,此中大有佳趣。”……呷一口茶,读一段芬芳警醒的句子,令人口齿生津,连说“好茶、好茶”,让人分不清指书还是茶。此书作者洪应明,四川新都人,后到南京求仕,《菜根谭》的文字茶香中,有他四川老家竹叶青的味道。

《夜航船》是一味。茶叶代表故乡,也代表这个人背后的青山绿水。一方水土,能熏陶出一个聪灵智慧的人,也能孕育出独一无二的茶。一本让灵魂变得有趣的书,适合一边读它,一边品茶。所品之茶为作者张岱老家的绍兴绿茶。绍兴这地方,产出的绿茶品种有很多,不知道先生最喜欢的是哪一种,我只知道从前在时日缓慢的水路航行中,坐着无聊,便以闲谈作消遣。《夜航船》正是适合消磨的一杯好茶,人们闲谈,直至喝出淡味,方才困倦,翩然入梦。

《儒林外史》是一味。这是我35岁以后才读懂的书,它是关于文人的书,读书、交友、浪游、功名……一切皆随缘。如果用一款茶来代表,大概是与作者老家安徽全椒相距不远的六安瓜片,泡一壶,浓而不苦,香而不涩。或者还是金陵雨花茶,南京是个有好茶的地方,也出优秀古典的书,不愧为文学之都,茶与书,搭配得体,相得益彰。

绿茶,独特的清香、兰花香,提神醒脑。饮之,让人神清气爽。

《闲情偶记》是一味。李渔,浙江兰溪人,他的一生是在杭州、金陵之间漂泊。什么是闲情?闲情是性情、情趣、品位和雅兴;是孩子一样瞪大好奇的眼睛,对生活永远保持兴趣与新鲜。他从养生的角度详论中国人的生活艺术,体现了机智、幽默和达观的一面。李渔这杯绿茶,大概有西湖龙井、金陵雨花茶的味道。它们茶色清亮,茶汤碧透,入口回甘,余味无穷。

《随园食单》是一味。袁枚的家常菜,我经常抄来菜单照着做,许是食材和火候不得要领,总是不得真滋味。这本小书是厨者的经典,有朋友来访,炒几道《随园食单》里的小菜最适宜。饭后,总得喝点茶,我觉得最好还是选一款相匹配的绿茶,随园在南京五台山余脉小仓山一带,喝的茶自然是口感醇正的雨花茶。

《浮生六记》是一味。沈三白就住在姑苏城里,无论他是租房,还是借房,都与沧浪亭有关。他与芸娘夫唱妇随,生活的本质就是粗茶淡饭。沈三白讲述芸娘制作荷花茶,是在“夏月荷花初开时,晚含而晓放,芸用小纱囊撮茶叶少许,置花心,明早取出,烹天泉水泡之,香韵尤绝”。月上中庭的夜晚,我翻出薄薄的小书,读上一段,里面有苏州太湖洞庭碧螺春的清香味。

《山家清供》是一味。林洪,据说是“梅妻鹤子”林逋的后人,他写的《山家清供》满纸绿茶味,我一看便喜欢,初次接触时,读得满口生香,眼神发亮。我猜度,林洪的绿茶大概出自

虽然挑的东西不重,无奈我的肩膀未经磨炼,哪里经得起扁担磨来磨去?扁担一会儿换到左肩,一会儿挪到右肩,苦不堪言,渐渐地掉了队,当然掉队的还有好几个。“今个抬的柜子咋这么重?”一个抬柜子的人说道。“莫不是柜子里有问题?”我说,“听说专门有人恶作剧,偷偷往柜子里放东西,然后看男方笑话。”“有可能,检查一下吧。”“好!”说着,抬柜子的两人停了下来,我顺势放下担子喘口气儿。

打开柜门,“扑通”一声,一个红红的东西滚了出来,捡起来一看,竟然是一块包着红纸的砖头!一检查,足足十块大砖头!“上过学脑瓜子就是灵,真是好了小老弟,要不然我们抬着砖头回去,受累不讲,还要被笑话。来,火盆架子放到柜子里,我们帮抬!”丢掉砖头,轻装上阵,两个哥哥一高兴,把我的活接了过去,我们很快赶上了队伍。同时,柜子里有砖头的消息在抬嫁妆的队伍中悄悄地传送,大家纷纷“掉队”,然后又轻快地跟上来。

终于到了家,在鞭炮齐鸣中卸了担子,院子里红彤彤摆了一片。早有人端来热水,递过毛巾,送上热茶,招呼入座。好酒好菜,堆满了桌子。大家吃着肉,喝着酒,畅谈着今天抬嫁妆的惊险和刺激,吹嘘着丢掉砖头的功绩和挽回面子的骄傲,早忘了被刁难的恼火和路上的艰辛。

他家乡福建莆田一带的名仙云茶。此茶条索紧直细秀,翠绿鲜润,香气鲜嫩浓郁,滋味鲜醇回甘,比较适合品尝过他的菜谱上的那些菜后,泡上一杯,用来品饮消食。我一直觉得,简洁、明了、传神、生动、接地气的菜谱,有时是可以当韵文来读的。

《扬州画舫录》是一味。扬州是否也出好茶?蜀岗茶,海拔不算高的蜀岗上产绿茶,扬州民歌《茉莉花》是适合站在茶坡上去放声歌唱的。蜀岗绿茶,能否配一本古典的书?李斗的《扬州画舫录》,就是一本与绿茶相匹配的书(虽然不一定算得上什么奇书,但喝茶有个人喜好)。此书记载了扬州的园亭奇观、风土人物,反映出中国古代社会的生活格调。李斗那时坐在扬州茶楼上,一边品尝三丁大包,一边吃着蜀岗茶,茶汤里几片茉莉花瓣,漂浮在白瓷杯中……一座城市在他笔下变得生动了,有烟火味。

书剑一笑,泯恩仇;茶书缱绻,可怡情。明代《紫桃轩杂缀》曾感叹三件事:“天下有好茶,为凡手焙坏;有好山水,为俗子妆点坏;有好子弟,为庸师教坏。真无可奈何耳。”似在提醒:好茶要配好书,或者好书要配好茶,方能搭配成香气清幽的古典主义绿茶。

绿茶,天然,有机,口感香醇;古典的书,深厚、纯朴,经得住时间考验;一杯古典主义的绿茶,浓郁,唯美,身形周正,热气袅袅,摆放在书案上,夫复何言?

这些我耳熟能详的典籍,也是我喜欢的清香满口的绿茶,茶与书,书与茶,一旦融合,便是我喜爱的古典主义绿茶,如此,茶与书皆有。

